

日本郵政株式会社

すいり

海野十三

うんの
じゆうざ

地獄使者
じごくのしし

11月21日
10時30分
11時

目录

霓虹巷杀人事件·····	〇〇一
炸药花篮·····	〇二五
地狱使者·····	二〇三
火葬国风景·····	三三五
十八点的音乐浴·····	三七三

微暗的室内灯光照射在尸体的身上，尸体是横躺着的。死者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脸朝上，躺倒在卧床的正中，面对着天花板。



霓虹巷杀人事件

—

这是近来最寒冷的一个夜晚。

虽然从月历上看，离入冬还有些日子，但或许是因为太阳黑子在搞鬼，温度计里的水银柱一直缩紧着脖子，丝毫没有上升的意思。时值深夜，这会儿还待在屋外的，有值班站岗的巡警、默默前行的路人，还有靠在屋檐下半梦半醒的睡客。但不管是哪位，他们都打着喷嚏，自言自语地发着牢骚：

“呜嗯……今晚真他妈冷呀。”

帆村庄六也不例外，他年纪轻轻便拥有理科学士的头衔，却因为对猎奇事件充满了兴趣，所以就干起了侦探的行当。现在是半夜三点三十分，庄六正漫步在清冷的街头，踱着步子向新宿音乐厅的入口处靠近。

在这种时候，即便是被称为大东京的心脏的新宿街，也一改白昼的繁华和喧闹，让人感觉就像是沉入湖底的废都。街道两侧，表墙被装饰得光怪陆离的高层建筑在煤灰色的夜雾中瑟瑟发抖。前方十字路口处高悬着一盏架空式的强光电灯。灯泡闪亮明灭，将四周照射得如同冰川一般银亮。

帆村庄六穿着一双快要冻住的靴子行走在柏油路面上，足音趑然。

“叮叮当，叮叮当，Marronnier的……”

他心情似乎不错，哼着歌，身上飘散着尊尼获加（Johnnie

Walker) 的酒香。要问都这会儿了，他怎么还在大街上瞎晃？大概他刚刚在代代木的友人家里打完通宵麻将，正趁着酒兴往家里赶吧。

帆村庄六踏着醉步，只觉眼前一根铁柱子冲自己飞了过来，原来是一盏没亮的街灯。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儿，他便下意识地抬起手抱住了铁柱，结果铁柱“咣”的一声撞在了脑门上。这下子他才清醒过来。

“哇，好冷啊。”

说罢他连忙松开双手，街灯的铁柱子就像冰坨一样寒冷。刚才抱住铁柱的两只手好像一下子被抽干了温度，他就像只丧失感觉的木乃伊一样呆立在原地。庄六抬起头，发现四周建筑物的墙都挂着白晃晃的“冰柱”。

“呀！这天冷得都结冰了呀？”

他又觑起眼睛仔细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傻乎乎地笑了起来。

“嘿嘿，搞什么啊，原来是霓虹灯！那这里应该是霓虹巷了吧，看来我真是喝多了。”

没错，本地正是新宿第一的休闲街，被众人称做“霓虹巷”。而那些所谓的“冰柱”其实只不过是熄灭了的霓虹灯管。晚上热闹的时候，灯管便会发出各种绚丽的色彩，组合成文字、旋涡、风车、鸡尾酒杯等图案。站立在霓虹巷入口处的人会被眼前华丽的美景所迷倒，忍不住发出“哇、呀”之类的感叹赞美之声。然而此刻丑时（午夜两点）已过，凌晨四点，睡得像一摊烂泥似的霓虹巷早就湮灯熄火，帆村庄六一下子没认出来这是哪里，倒也不能全赖他喝醉酒的关系。

离开铁柱，他又继续晃晃悠悠地向前走去。等到穿过了霓虹巷，帆村庄六在路口处那暗淡的灯光下站了一会儿。然后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径直沿着通往三越里的墙壁迈进。武藏野馆前的十字路口上空亮着街灯，帆村庄六此时正在通过十字路口。

“唉？什么声音……”

“砰”，一个响声拍散了夜晚的寂静，帆村庄六感觉鼓膜有轻微的震动。那声音也不算特别明朗，有种钝钝的感觉，总之不是那种能吓人一跳的响动。声音应该来自背后的小巷，帆村庄六一边启动自己的侦探模式，一边啧啧嘴向身后望去。或许还会有什么别的声响，他集中注意力静候着。但过了半天，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那声音就像在静寂中融化了似的，没有再出现。难道是自己的耳鸣吗？帆村庄六不禁开始怀疑。

“呀！有个怪家伙……”

霓虹巷的出口附近，靠近十字路的地方，在昏暗的灯光下有个不明身份的人影突然蹿了出来，闪身跑进了铺有路面电车铁轨的里弄。帆村庄六视线有些模糊，没看清那人影的长相，不过应该是个穿和服的高个子男人。

“肯定出事啦！”他高声叫道，这次是彻底清醒了。

帆村庄六朝着那个人影出现的地方快步跑去。他在转角处朝左拐，但眼前别说人影，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了。看来那人应该越过铁轨，朝小路很多的大久保方向跑啦。如果自己的猜想没错，那想要继续追踪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帆村放弃了追赶回到了巷口。对了，刚才那个人影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呢？还有那个怪声音，又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总之是在

这附近。他好像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尸体的味道。

帆村判断怪声的出处应该就在霓虹巷，于是又钻进了巷子开始四处张望。走了一遍，没有哪户人家的大门或者窗户是开着的。

“难道是我搞错了？”

他感到疑惑，于是决定再走一遍，这次要格外注意窗口的下端和大门的缝隙。帆村庄六取出随身器物之一的手电，首先来到霓虹巷入口处第一家咖啡馆前蹲下身子开始检查。但无论是门口的彩色玻璃还是木质窗框，似乎都没有什么异样。既没有血流满地的惨象，也没有靴子走过的泥痕。推一推大门，纹丝不动。看来这家咖啡馆没什么问题，于是他又向下一家移动。一家一家地看了许久，都没有发现异状……

“杀人啦，哇！快来人呀……”

突然，帆村的脑袋上方响起了妇人的尖叫声，此刻他正站在第四家咖啡店前，惨叫声似乎是从这家店面的三楼发出的。

“果然如我所料啊，刚才那声闷响就是枪声。”

帆村庄六完全从醉酒状态中清醒了。他咚咚咚地开始敲打咖啡馆的大门，大门却很轻松地啪嗒一下打开了。附近的人终于意识到出事了，开窗声、说话声、穿着木屐走动的声音此起彼伏，一场骚动开始了。

帆村刚向屋内踏出一步，就感觉足尖踩到了什么东西。他用手电一照，原来是一个很漂亮的打火机。他拿出手绢，隔着手绢将打火机拾起来收进口袋。这或许是解决这个案子的关键性证据。

穿过店堂，洋酒柜的后面是一条直接通往三楼的螺旋楼梯。

到二楼有另外一条楼梯，所以二楼和三楼之间没有楼梯相通。帆村直接往螺旋楼梯走去，利索地登上了三楼。

“呀！”

登上三楼的房间，只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胖女人，穿着样式花哨的和服长衬衣，仿佛春梦未醒似的松垮垮地躺在睡铺上。在她旁边还有一个铺位，不过上面没有人。

“喂！振作一点。发生什么事了？”帆村拍着女人的粉肩问道。

女人用被子将脸遮得严严实实，她全身颤抖不止，伸出左手无言地指着出口附近的邻室。她的意思是，尸体在里面吗？

“哦，这是……”

帆村伸手想打开邻室的障子，但障子很牢固没法打开。仔细观察，才发现那是特制的障子，朝自己的一面是用纸糊的，但里面一层加装有不知道是柏木还是什么木材制成的坚固木板。木板从内部上锁了，看来这个房间不是那么随随便便能进入的。

“你没有钥匙吗？”

女人用被子挡着脸摇摇头。帆村抑制住急躁不安的心情，开始打量起四周。突然，他发觉障子旁边的壁橱开着一条缝，眼睛就像发现宝藏似的闪闪发光。

自从江户川乱步那部《屋顶里的散步者》发表以来，障子旁的壁橱就变成了一条众人皆知的秘密通道。帆村打开壁橱的移门，把女招待的化妆品以及一些杂物都清理出来，然后整个人钻进壁橱，移开一块天花板，爬进屋顶内的空间。他像条芋虫似的，缓缓爬向那个上锁房间的上方。途中，大概是电线之类的

东西钩到了帆村单手持着的手电。啪嗒一声，手电从帆村的手里掉落。

“啊呀。”

光线消失了，他只感觉到四周一片漆黑，大概过了十几秒，眼睛才逐渐适应黑暗的环境。

等到能看清东西了，帆村发觉对面有个猫眼大小的东西正发着光，他反射性地抬起身子想要看清那是什么。原来是天花板上开着一个的小孔。

哟，看来发现了好东西。

帆村向小孔逼近，说是小孔，但比想象中的要大，大概有一枚铜币那么大吧。他透过小孔，用一只眼睛向下方窥视。

“呀！”

小孔正下方的场景果然和他想的一样，躺着一具满脸是血的尸体。微暗的室内灯光照射在尸体的身上，尸体是横躺着的。死者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脸朝上，躺倒在卧床的正中，面对着天花板。看样子他是被手枪打死的，并且一枪毙命，所以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四周也没有挣扎的痕迹。

这时楼下传来了咯噔咯噔的上楼声，震得连天花板都跟着一起打战。会发出这么大动静的只有警察了，这帮人民公仆们二话没说，就“咚”的一声撞破上锁的障子。

帆村还缩在天花板上没有下来的意思，他倒想看看接下来警察会怎么办案。他用手摸索着刚才失手掉落的手电，没想到却摸到了一把木片，挥挥手甩掉那些木片，他整个人紧贴着天花板，向身边的一侧摸去。没多久，指尖就触碰到一个金属物件，帆村

连忙握住那个东西。

“唉？不是手电？”

手感沉甸甸的，摸起来凉飕飕的。在黑暗中他就像个高度近视的人那样，把刚才摸到的东西放在眼前仔细观察。原来那是一把手枪。

“这种地方竟然会有手枪。”

他开始想象这把手枪的来历，潜伏在天花板上的犯人，定是通过这个小孔，打死下面那个老人的。那刚才自己在武藏野馆前听到的响声或许就是这把枪发出的声音。

“啊！上面有人，是谁？快下来！”

说罢一束光线就冲帆村的侧脸直射过来，看来警官们也发现了那条壁橱里的秘密通道。

“是我……”

“要解释待会儿再说，快下来！不然就开枪了。”

和他们多啰唆或许真的会吃不了兜着走。帆村苦笑着，没再作解释就准备下来。不过在此之前，他先把刚才找到的手枪放回了原位。

来者之一是警视厅搜查课课长大江山警部，帆村没料到这等大人物竟然会出现在此地，继而陷入了尴尬的窘境。

“外山君。”大江山课长喊了一声那个拿枪指着帆村的警官。

“你连帆村侦探都不认识吗？”他这样说，就已经婉转地替那个无礼的警官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接下来就是正式的调查和取证。

首先是死者的身份。事发的咖啡馆的全名叫“Cafe Argon”，

被害者是咖啡馆的店主，名叫虫尾兵作。而隔壁房间那个胖女人则是虫尾兵作的小老婆，名叫立花小峰。

虫尾兵作死于何人之手呢？

至于杀人的手段，因为帆村找到了手枪，所以大体上已经明了了。再加上尸检确认，死者的确是被人开枪打死的。究竟是谁躲在天花板上，通过那个小孔，狙杀了“Cafe Argon”的店主虫尾兵作？

“小峰小姐。”大江山警部带着惋惜的口吻对被害者的小老婆说道。

“这个房间有两张睡铺，一张属于您的，我想知道还有一张是谁的？”

“这个……”

“请您告诉我。”

“好的，这让妾身如何开口呢。这张床是本店的头牌女招待，由加利的。”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这位由加利小姐如今身在何处呢？”

“这……其实她昨晚出去了，至今未归……”

“小峰小姐，您可不能说谎呀。这张床上有没有睡过人，连街上的巡警都分得清吧。”

这时，帆村的脑屏上突然清晰地映现出那个在霓虹巷出口处现身的奇怪人影。

“不能说吗？”大江山警部戳中了对方的痛处，有些得意。

“那先换个问题吧。店主有没有和人结怨？”

“有的，妾身不知是否该说。从这儿算起的第四家店，

‘Cafe Osome’的店主女坂染吉实在不是个正派人。在这霓虹巷里，每天都要找敝店麻烦的就是女坂店主。有一次他还寄来一封恐吓信。”

“恐吓信？现在在哪里？”

“好像放在主人书桌的抽屉里……”说着小峰便拉出抽屉开始翻找。

“有，有了，正是此物。”

“我看看。”大江山警部从信封里抽出恐吓信，展开后念出声来。

立即从霓虹巷里滚出去，不滚的话，待到寒日就废了你狗命。

“这写得真怪啊。说大冷天要你死就真的死了。这里的‘废了’就是破坏、杀害的黑话吧？这种说法好像只有在工厂里听说过。对了，小峰小姐，这封恐吓信上没有写寄件人的姓名，你怎么能断定就是女坂染吉写的？”

“这个，妾身思忖会写这种信的家伙，除了他应该没有别人。”

“即便这么说，也不能当做证据呀。”警部感到有些麻烦，他稍作考虑，又问道。

“你知道这附近有在工厂上班的职工吗？”

“唔……那人应该清楚，灯管铺的一平先生。他在这一带做生意，原来好像就是在工厂里做灯管的。敝店的灯管坏了也是拜托一平先生帮忙修理。”

“哦，那一平和虫尾关系如何？”

“这，妾身倒不太清楚……”

话说到这儿，小峰的情绪已经比刚开始时稳定了许多。

“小峰小姐。”刚才一直侧身在旁默默不语的帆村庄六终于开口了。

“这位一平先生的身材如何？”

“灯管铺的一平先生身形很高，有点罗圈腿，经常铁青着一张脸。”

“哦，个子很高啊。”帆村记得那个人影的个子也不矮。

“那您看见过这东西吗？”帆村拿出刚才捡到的打火机，托放在手掌上给小峰辨识。

“啊，这个……”一看到打火机，刚刚情绪有所好转的小峰骤然变色。她脸色发白，连身子都轻轻地颤抖起来。

二

“这个打火机是谁的？”帆村庄六拿出捡到的打火机给小峰辨认，谁知小峰看见打火机后大惊失色。

“……一，一平先生的。”

“这个打火机是一平的？”大江山警部探出身子确认道。

“小峰小姐，刚才您没说老实话。这里的两张睡铺，其中一张是您的，那还有一张呢？您说是这里的头牌女招待由加利的，但睡在上面的，恐怕另有其人吧。您听好了，这位帆村君在凌晨四点左右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从贵店向外跑，接着他就在店内捡到了打火机。如果说睡在此处的，”大江山指着另一张睡铺，“就是打火机的主人，那个高个子男人。您刚才说打火机是一平的东西，那我可不可以判定，是您和一平在此共度春宵呢？”

“您，您这话说得……谁和他……”

“我这里还有一件东西要给您看。”大江山警部与帆村交换了一下眼神，拿出那把在天花板上捡到的手枪放在小峰面前。

“这把手枪您见过吗？”

“啊，这东西……这也是一平的手枪。那个他，他一直都把我……把我……”

事情发展至此，小峰的精神又有些开始变得亢奋。

“没错，就是那个人，就是他！是一平杀害了主人。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干出这种事了。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小峰小姐，请您振作一些。喂，外山君，你把她带到楼下去休息一会儿。”

小峰走后，三楼只留下帆村侦探等人。

“你怎么看？帆村君。”大江山警部笑着询问帆村的意见。

“我看只是普通的男女关系而引发的命案。一平伪装成女招待由加利睡在铺上，然后看准时机爬上天花板，打死咖啡馆店主虫尾后逃跑。他在逃跑的时候不小心在店门口附近掉落了打火机，跑到十字路口时又被我发现。你看我这个解释如何？”

“我是不太明白他干吗要躲在睡铺上，其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身啊。比如窗帘后面什么的，或者一开始就躲进壁橱里。”大江山警部接着说。

“嗯，你看这样解释如何，可能有些牵强。昨天晚上，小峰服侍完虫尾就寝后就退回到这个房间。虫尾老爷子半夜里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也看见了小峰旁边的睡铺上有人，但一平装作很冷的样子用被子盖住了脸，所以虫尾也没多想，就把他当成了由加利。等到虫尾回到房间里，突然想起了恐吓信觉得很害怕，所以小心翼翼地锁好了障子。屋子外面的小峰等虫尾睡熟后，就钻进了老相好一平的被窝。两人一直缠绵到半夜三点半，一平觉得时候到了，就钻出被窝开始实施杀人计划。”

“的确很扯哎，而且杀人干吗一定要等到凌晨四点，难道他还打算杀完人后顺便吃个早饭啊？”

“这你就不懂了，帆村君。一平的恐吓信上写着‘待到寒日’，‘寒日’就是非常冷的日子，而一天中最冷的日子就是凌晨四点。你看我说得对不对？”